

际遇

A photograph of three white swans in flight over a body of water. The sky is a mix of purple and orange,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 The swans are captured in various stages of their wing strokes, with one in the foreground on the left, one in the center, and one on the right. The water is dark and reflects the light from the sky.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1509369

际遇

靳尔刚◎著

馆藏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50936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际遇 / 靳尔刚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087 - 4187 - 1

I. ①际… II. ①靳… III. ①老干部—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7472 号

书 名: 际 遇

著 者: 靳尔刚

责任编辑: 魏光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编辑部: (010) 66061723 (010) 66026807

邮购部: (010) 66081078

销售部: (010) 66080300 (010) 66085300

(010) 66083600

传 真: (010) 66051713 (010) 66080880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序

“非名山不留仙住，是真佛只说家常”。这话是谁说的，我不清楚。

我不信佛，更不念佛。但我除了说些家常外，脑海里似乎都是过眼烟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什么难以忘却的奇人、奇事或骇人听闻的故事，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一颗平平常常人的心，平平常常地活了大半辈子。经历过几件常人也遇到过的事，也就是属于家常饼、家常菜之类的家常往事，但对于我而言，它很有家常的味道，也常使我挥之不去，铭刻在心。于是，在空闲之时便想把个人经历的“军地”这段历史的“大情小事”追记下来，权作一点“参考”。

几年前，有两家新闻出版社联名函邀我写几句人生感悟之类的话，我想了半天，词不达意地写出：

“没有艰辛，就没有真正的功业；没有挫折，就没有真正的坚强；没有磨难，就没有真正的幸福；没有坎坷，就没有真正的人生。”

之后，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2005年10月出版的《格言》一书中录用。于是，这几句话便成了此书的“梗概”，删繁就简、取顺舍弯地平写出来。

笔者

2012年2月



紫罗兰遐想曲 四

清纯的紫罗兰 / 3

文化馆偶遇 / 12

相约在河边 / 17

同步共向前 / 26

沉郁止无涯 / 37

惊遇在纽约 / 43

多方施援手 / 49

助我厘疆界 / 64

另眼看美国 / 120



回首军旅生涯

意志的磨炼 / 143

入伍之初 / 144

锻铸硬骨 / 146

不逾三分钟 / 150

不少于三千里 / 152

徒步三千里 / 154

执行秘密任务 / 163

上调军机关 / 180

编写略传 / 184

特写入朝作战 / 201



尾 声



紫罗兰遐想曲



清纯的紫罗兰



开学了。

刚竣工的县城中学很整洁，教室也很明亮。同学们穿着不同颜色、相对干净的衣服陆续来报到。听说刚从京城大学毕业的蓝明老师来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大家高兴极了。那时，教育局要求学校普及普通话，蓝老师讲话带点京腔，音色又美，是学校女老师中的佼佼者。让她好好教教我们这些土包子，将来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那是什么成色。

的确，蓝明老师讲话大家都愿听。人年轻，衣着朴素大方，不管穿什么都感觉很合体，说话柔声细语、和善可亲，既端庄又大方，尽管长不了我们几岁，但举手投足间都透着老师的尊严。其实我们的家乡离京城并不算远，也就三百多里地吧！现在乘车走高速路，两个来小时即可到达。按说距离这么近，口音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比如说水洒啦，我们当地就说“水傻了”。严肃的肃，我们就说成

“絮”，是花絮的絮，我们把姓裴的裴字，读成“皮”字。诸如此类，音说不准，还常会闹笑话。蓝老师教我们普通话，逐字逐音地纠正，开始我们还不大好意思，慢慢就习惯了，也就自然了。但回到家可不敢讲京话，还是原话原说，否则，就会受到嘲笑。当时刚刚解放没几年，人们的守旧思想还是很严重的。我听说了一个讲普通话而逗乐的故事：儿子从京城回来看望父亲，叔叔听说后来看侄子，问什么时候回来的，侄子说：“昨晚儿”。这时老爸生气了，说：“明明是坐车回来的，干吗非说是坐‘碗’儿，还不如说是坐‘锅’呢，‘锅’可比‘碗’大得多！没出去两天，话都不会说啦。”于是这位父亲的儿子只得补充说：“是夜儿个下半晌（即昨天下午）！”如今，普通话普及了，南腔北调的话少多了。沟通起来非常方便，再也不需要费劲地掰扯了。老师教会我说普通话，给我带来一生的工作方便，可说是终生难忘。

当天上午，新校建成庆典暨开学仪式都举办完毕，来了很多“头头脑脑”，非常热闹，我以前还真没见过如此的规模和场面。听校长介绍，好像我们的县长、教育局长都来了，这在我们那块儿可算是件大事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七年，新的县中就建起来了，可见政府是很重视教育的。城关的百姓也都高兴，庆祝的锣鼓声似乎半天没停。

学校虽说离家不远，但我们午饭还得带着干粮，学校伙房负责蒸热，这主要是为了照顾那些乡下来的学生。之后，家在县城离校近的，午饭可以回家去吃，只要不耽误

下午课就行了。

仪式之后开始点名分班编号，我被分在二班，编号是18。那时没有号吉利不吉利的说法，18是“要发”，14就是“要死”，如果要有这么多讲究，老师的工作该怎么做呢？和我同桌的女生为17号，名叫路香婷，而我的名字叫陆捷生，姓同音不同字，当时我很奇怪，天下怎么会有姓路的呢！在全班32名学生中她独姓，后来在我的同学、同事、战友、朋友中还真没遇到过姓路的，为此，“路”姓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编号、分桌、校规、校纪、课程表、作息时间表等等班务工作宣布落停之后，最后一项是推荐选举班干部，由于同学相互还不太了解，蓝老师临时提议暂时由我牵头，先酝酿一下，改日再正式选举。为什么由我先带个头呢？蓝老师说：“陆捷生同学在读高小时就当过班长，家离学校近，是临时牵头，主要是帮我清领课本、教具、清扫用具等杂物，班长、学委等选举后定。

其实我不愿当班干部，尤其不愿当班长。当了班长，几十个学生的大事小事都帮着瞎操心，有时是费力不讨好的，我本不好事儿，好安静，从小就是这个性格。另一原因是管闲杂事儿多，影响我的学习，我专心做一两件事儿行，多了就做不好。我的功课门门都保持中等成绩，没有突出的，也就是凑合着学习，当班长这和我的个人愿望不符。再到后来读大学，仍旧被“班长”了几年，看来社会需要“中庸”，不上不下，不温不火，不突出不落后，不招

事儿惹事儿是最受欢迎的。正因为如此，一生也难有大的作为。

为了美化、绿化新建成的校园，蓝老师建议我们在教室门口两侧砌两个花池。家里有养花的同学可做点捐献，尽快把环境美化起来。还真是京城来的老师，点子就是多，开学不到一周，我们班教室前的两个花池簇拥了满满的花卉，别的班同学课余时间也围过来看，可羡慕了。本年级二班在这方面算是带了个头，为全校起到了示范作用，还受到了校领导的好评。

其实我家是不养花的，我记得只是在院里种了一架葡萄，到了剪葡萄的时候大部分送了邻居，少部分的到街上卖了换回日常家庭用品。家里没花，我也想送一盆给班级，原因很简单，老师既然让我牵了头，这事我总得带个头吧！于是跟母亲谈了这件事儿，她很支持，给了我两千块钱（旧币就是现在的二角钱），到本街的许家花园挑了一盆“死不了”，仅用了一千块钱，连给带送地就端了回来。这种花耐旱，花茎、花叶很像地里长的马齿苋，花朵很美丽。一盆花里开的有黄花、粉花、白花，五颜六色的很喜人，半个月不浇水也死不了。至今它的正名我也不知道，外名“死不了”让我永远忘不了。当我把花盆摆放到花池的时候，有一尊令人惊艳的高盆花已矗然傲立在那里。紫中带绿的花茎，披挂着交错长出肥大而略舒卷的紫叶覆盖住了花盆，细观茎叶上还布满了密密的绒毛，挺拔、飘逸的神采使人看了长精神。紫花朵是双层重瓣的窄窄花边呈玉白

色，蕊心点点金黄色。给人的总体感觉是紫的花、紫的叶、紫的茎、黄的蕊。那时孤陋寡闻，没见过这种花，觉得它神秘而优雅。问我的同桌才知道，这是紫罗兰，而且是她带来摆放的。

尽管是同桌，我们很少语言交流，是近距离的陌生感。她不问，我不说。即便是说，回答也是很简单的，不惜多说一句。那个年代，好像也没人教我们男女授受不亲之类什么的。放了学，回了家，男孩子找男孩子玩儿，女孩子找女孩子聚，各有各的小群体，很少有搭界的事。在读初小、高小时，学校分班编桌好像都是自愿结伴，两个男生或两个女生坐一桌很正常。只是到了中学才人为地男女生搭配的坐。读大学也不混搭呀。往往依身高从前到后地排，如大个儿排到后面，个人提出视力不好，还是可以安排到前面坐的。

我和路香婷同学可能性格都内向，她很少说话，与其他女同学说话也不多，但我觉得她说话有点夸，尾音总往上挑，像是冀东口音。都开始学讲普通话了，慢慢地也就口音趋于统一了。也许是这个原因，她怕别人笑话，所以说话不多。班干部选举之后，由于我沾了牵头的光，同学们就推选我当了班长。路同学是远来的，也可能是入学时分数高，被选为学习委员。由于都是班干部，蓝明老师经常找我们开班委会，大家逐渐都熟悉起来，话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我问她，你家离学校远吗？她说不远，家在南街口住。我家住北街，是街中稍偏北，原来我们离得很近，

两条街只隔一个十字街口，但过去彼此都不认识。县城是城关八街，学校建在东街的一个大院里，过去曾经是操场，是兵丁习武的地方，后来改为集市贸易。新中国成立后经济逐步繁荣了，十字街口自发地变成了摆摊处，再后来各条街都有了自己的贸易点，解决日常买菜之需。逢双一小集，逢七一大集，每到大集，老操场仍是卖猪、卖羊、卖大牲口的地方。读小学的时候，如果是放假，恰好是赶大集的日子，总愿跟着大人们去凑凑热闹，因为那里有耍猴儿的、有玩把式练刀枪的，告一段落后人家要收钱，通常是大人们给小孩不给，再要钱小孩就溜了。那时候，这里就算是高级娱乐场了。有时我还看到两个人在一个大袖子里握手，抖来抖去地乱倒腾，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问大人后才知道，他们在用这种办法讨价还价进行交易，是怕别人知道了价格就做不成买卖了。

新中国成立后城区要改造，人民政府重视抓教育，把这个乱乱哄哄又热热闹闹的大场子建造为县级中学。此处，也正是我们开始长大成人、走向文明社会所迈开第一步的起点处。

上自习课时，我问路同学：“你的紫罗兰是从哪里买的，我们街上的许家花园没见到这种花儿”。她说：“不是买的，是我外公培植的，家里还有很多盆，我只是随便端了一盆来。如果你喜欢，放学后我领你到我家去拿一盆。我外公喜欢养花，这是我爸从欧洲托人捎来的。开始就几盆，经我外公培植，不到两年就变成了十几盆，说这花能

治病，保护呼吸道，还能消炎解毒等，花朵不只是开紫的，还有纯白的、深红的、鲜黄的、紫兰的……”。噢！是外国花，怪不得我没见过呢，说得我很动心，我真想去她家要一盆。我问：“你能做主吗？你外公会答应吗？我是个土里吧唧的男生，你们家嫌弃我可怎么办”？她笑得很开朗，说：“不会的，说不定会很欢迎你呢！”我从来没有单独同女生一起到人家家里去要过东西，总感到抹不开面子。不过又特别想去要回一盆紫罗兰，如果端回家自己也能培育好，过几年也能变成好多盆，那是什么景象？于是，放了学，我壮着胆、硬着头皮同路香婷一起去了她的家。

果不其然，路香婷一到家，外公、外婆和小舅妈陆续从屋里迎了出来，真像是迎驾“小公主”一般的高兴，看到她身边还跟了一个男生，外公有点儿莫明其妙。路姑娘赶紧介绍说：“这是我们班长，他姓陆，是陆地的陆，不是走路的路。我答应送他一盆紫罗兰，他家在北街住，离我们家不远。”外公连连说：“好！好！随便挑，拿哪盆都行，先到屋里坐坐吧！喝口水再走。”我怯怯的，很想拿了花就走，怕耽误人家吃饭。路同学这时拉着我进了屋，她的小舅妈给我倒了杯水，随便问这问那的，全家都非常热情，当时我都回答了什么，现在自己都记不清了。好像她外婆说：“这孩子长得真清秀，又是婷婷的班长，你要多帮助她呀！”我说：“她是我们班的学委，学习成绩好，还经常帮我呢！”她外公插话说：“婷婷倒是爱学习，但她身体不太好，父母又不在身边儿，干体力活儿或上体操课时，请注

意关照点儿，跟你们班主任老师说一下，她很要强的。”路香婷家很整洁，堂屋很大，所摆放的一切都很整齐，墙上挂了几个镜框，其中一个是两个军人的合影照，非常显眼，端庄而英武。我问婷婷：“这照片是……”她说：“这是我爸我妈年轻时照的。”我起身要走，说：“谢谢爷爷奶奶！以后家里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让婷婷告诉我就行啦！”一盆紫罗兰已放在了大门口，我高高兴兴地抱回了家。路香婷送我到路边儿，她外婆说有空儿到家里来玩儿。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只身到女同学家串门，第一次与一个陌生的家庭交往，第一次什么都没带就空着手去端人家的盆花。

自此以后，我与女同桌的距离大大拉近了，拘谨、拘束也消失了，有话可以随便交谈。老师在上语文课时，讲作文的标点符号如何使用，其称谓和定义，点错了又会产生什么危害；讲什么叫“名词”“动词”等等；在名动形数量代词中，我难掌握的就是“名、动、形”的词性分析辨别。现在想来，觉得那时候课讲得深，后来读大一时，又重新涉及词性分析的课程。当时，路香婷告诉我辨别的一个小窍门儿，叫有“名”不“动”很“形容”，你可以试试看。比如有“山”、有“水”、有“花”、有“树”，读起来很通顺，那么山、水、花、树就是名词；前面加个“不”字，也很顺畅的词，通常为动词；比如：不“去”、不“看”、不“听”、不“说”、不“张望”，去、看、听、说、张望，就都是动词；语句前面加“很”字的，比如很“高

兴”、很“美丽”、很“痛苦”等，高兴、美丽、痛苦就是形容词了。经她一点拨，悟性大开，十之八九都很准确。词性分析再求精确，那是以后再靠自己努力的事儿啦。在我年少的心灵里，觉得路香婷很伟大，在各门课程中她都有自己的学习小窍门儿，介绍给我后我受益匪浅，学习成绩有明显提升，还真沾了学习委员不少的光。其实我们俩同龄，觉得她比我懂得多，想事办事比我周全，班干部开会讨论问题我很注意听取她的意见，除了我们班主任蓝老师外，我对她也是心怀敬意的。